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御邊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

禽也屯則卒積死夫匈奴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讀曰耐下同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匈奴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匈奴鞍馬為居射獵為業非有城郭田宅之歸不費屯集輓運之力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匈奴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匈奴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敵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敵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匈奴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

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一說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屋室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匈奴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敵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

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剖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帥名也假音假借之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識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

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粮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

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事使役也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来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其

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氐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分别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刼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羌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隃度隃遥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人小國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銜枚者欲其無聲使敵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敵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敵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

羌人不能為兵矣使敵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来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吳越騎為支兵至令居敵並出絶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

都尉金城太守合蹏捕山間敵蹏搜索也通轉道津渡初罕

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

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

以為亡罪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别毋

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敵謀徼極

廼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鈦者也弛之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羌在境外之册今羌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産虜其妻子（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震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還千里（回謂路紆曲也）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度也）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羌即據前險

守後阸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異域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公卿

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

冬敵皆當畜食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

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敵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

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

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敵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敵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敵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

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敵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

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敵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羌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

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人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

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

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敵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敵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人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人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人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

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
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
敵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敵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
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

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别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

吏卒數千人敵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逢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

以度敵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敵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

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盛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
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
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
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
之誅眛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人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

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元帝竟寧元年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

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隂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匈奴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匈奴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㷭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

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

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異域之隙窺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光武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人蠻夷荒服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

舊

時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裔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言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

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寗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嵗時互市焉

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

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人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人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

安帝時北部與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部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

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部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敵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

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敵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敵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

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順帝時大將軍梁商以氐羌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物當窮困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内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辟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遠人

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敵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敵人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敵人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後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桓帝時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

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敵人之庭䰟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鈆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

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

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敵人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貪婪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

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寛赦罪隷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法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敵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靈帝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徴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揚賛奏

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
上將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
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
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
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
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
之若使烏合之衆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

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諫議大夫劉陶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

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揺威之不
來旪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
氷解風散惟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
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
寖前去營咫尺敵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
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吳孫權時呂岱從交州召出薛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吳主曰昔帝舜南廵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内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

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其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然後稟命父母以為婚交阯糜泠九真都龎二縣皆親戚死輒娶其婦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雜沓不以為嫌

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戸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䳇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寛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檛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

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黄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少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

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

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仍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流者假其威寵備之形勢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但如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晉武帝時吳既平普減州郡兵冠軍將軍陶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

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

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賔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蹈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孝武帝時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殷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劒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劒閣之内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卭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

平割此三郡配隷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畧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感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遂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

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止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令俘沒蠻獠十不遺一加逐食烏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桓沖為荊州刺史持節將軍既到江陵欲移阻江南乃

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溫以

石季龍死經畧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

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

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

人在吴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

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辟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

遠乘其疲惰撲滅為易臣司存閫外輙隨宜處分於是

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叅軍楊亮守江夏

宋文帝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御史中丞袁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邊寇微么趨致畿甸烏合雲屯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鬬志園

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
斃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
使栲潞入恵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
陰之廹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
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蹟破後先
介逼捨陵行之習競湍沙之利令虹見萍生上膏泉動
津陸陷溢痁痼㳺興葛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
必傾賈河隘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栖烏於烈火之上養

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綏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夷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郵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縮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泯願復畝以稅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粮請奮釋緯乗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

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顧影從謠言縉命宜遐敢悍數千篤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會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獮獸讋氷解霧散掃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決罣漏網逡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遝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轓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

武士繕力緹組接陰粺析聯響若其偽逌羸張出沒無
際楚言漢旆顯黙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賀負塞
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感席卷乘
機芟勦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麼亂
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衡索之
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峻風之僊輕
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北狩經啓州

野滌一軫策俾高閘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洗河創禮輯策闢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令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闢閲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甄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摞畫幽斬帶尋遠設有洗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頁知窮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歛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

謀上説宸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
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
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
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
棄始附之衆分伐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
靡然自及今泳繹故典瀍土纓緌翦焉幽播折首凶狡
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出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切晉在
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

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精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禹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園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効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刃未息鋒敢思涼識少酬闕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

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闢上竿燭郛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
昭採
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顔竣議曰臣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敵人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絶既積歲月漸不可誣敵心無厭重以忿怒故

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隅判若言互市則復開囊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鬬卒難閉絶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曰伏見北蕃上

事擄犯青兖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
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庶或開引
羣慮延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寇雖習戰
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
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
方名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
為荒服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

國先後相尋敵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辠弔民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憤激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曾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

新城江陵移民南溪濡須之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鑑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彊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今青兖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東莱平昌北海諸郡大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

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西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事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敵三萬矣三曰篡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偶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

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並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由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

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遂

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

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

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

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

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

習親藝因事著書戰見貌足相識夜鬬聞聲足相救斯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

復令不謂頓便加功甃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扞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戸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

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制延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工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比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後魏太武帝延和中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管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姧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欲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

帝蒐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斃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敵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孝文帝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獨謂非便曰此處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彊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徒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邊人交構

互相往來恐卒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時車駕南伐以李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北人叛逆所在奔命運粮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西北連結事

或難測輙依旨容下刺史待軍赴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孤據羣黨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粮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

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粮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呑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迩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高祖從之

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敵強悍勇而寡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敵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敵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徒

衆俱逃不齎資粮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歴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敵雖有暫勞之勤乃

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敵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草之宜識旌旗之節

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敵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粮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

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輙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後魏宣武帝正始間議選邊戍事豫州中正袁翻議曰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

自皇工以敵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恵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名望梁益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𠀋縁邊州郡官至便銓疆埸統戎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

掠若值彊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巳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徽觧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虚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虚實皆云粮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部落屢犯疆埸頃年已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獘之深一至於此

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貫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

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猒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宣武帝時蠕蠕入寇詔侍中源懷征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粮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

射獵為業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邊人頗適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邊外荒忽無常之類雲屯烏合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蕃北固髙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

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氷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帝從之

孝明帝神龜末衣䰀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蠕蠕主阿

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䖯安置之所
䖯表曰臣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
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
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
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
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
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
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

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

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来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而異俗難同餒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工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工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

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

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

土廣民稀粮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無復

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

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

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

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

屬涼州今去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

往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人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粮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

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

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髙車巨測之心何足以信假令稱臣致欵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脩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拓跋暉上疏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畧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闡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鋭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

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戸口流散方今境工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静邊以息占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内附者不聽輙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

隋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大將軍賀婁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

以為懐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邉境未寜不可廣為田種𢗅先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䟦暴屯田䟽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

唐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朔州長史唐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

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敵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武后永昌中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

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人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裔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匃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絶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絶至作皮幣筭緡法税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懐為長久計然匃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内屬至於延光三絶三通太宗文

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者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歴車師鈔常樂絶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敵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憎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

永昌中歳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即死蜀州刺史張柬之論其弊曰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歳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

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盐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盖譏漢貪珍奇盐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

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粮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覊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

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剥貪饕刼畧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析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劒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户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

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嘉祐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摠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巂

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
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
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萬歲通天中發兵戍疏勒四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
仁傑諫曰臣聞天生四裔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
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四隅
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
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

矜濤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

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

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揺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

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遠人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隂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

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四裔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兵黷武與荒服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代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使邊人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部不彂而服矣

玄宗開元六年張説上書曰臣頓首死罪皇帝陛下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啟發聖明故得侍讀春宮風承天眷景雲中歲兼掌樞密内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臣協賛之意明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違離

六載曲直非已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戎秩
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近和能無同異九姓遠附未
聞撫納欲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寧兩蕃受徵發之盟臣
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必逞兵威賊兵所加
必收九姓九姓若去兩蕃摇矣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
共幽州密邇脱有風塵何事不至臣孰問幽州兵馬寡
弱卒欲排比未可即戎城中倉粮全無貯積設若來廹
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爲意博詢舊將預爲籌畫若

早圖之必無後悔且孤臣揔衆易起猜嫌寛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讟之謗遠辭天聽臨路徬徨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真虚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願留書在内時加矜察

玄宗時張九齡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奏曰右高力士宣奉勑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敵凶狡誠以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輸誠頓改頑暴以事觀察

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廻敵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説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遠人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為如此臣等常竊志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部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復結大隙亦以不信為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

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切約諸將使知聖心縱北廷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代宗大歴八年元載上言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歳夏吐蕃畜牧青海

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

九年郭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戎人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瘵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

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歳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敵來稱四節度將别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敵四之二馬不當敵百之二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顧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奏曰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

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山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

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傜曽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歴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四裔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

而玁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四裔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四裔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四裔衰微

而尚棄信扞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四裔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

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扞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

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覆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禄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難於是吐蕃乘釁呑噬無厭迴紇矜功馮淩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

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

也須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計敗亡此外裔

之所長也外裔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内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産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

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壍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勝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外裔之所短我之所易乃外裔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也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

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志

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
夫欲備封疆禦外裔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
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

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以水草為居邑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虞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

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
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
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敵之名則懾駭
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
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
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

張順侍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綏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捘棄城鎮以揺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

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資其芟蹂盡其搜敺比及都府聞知敵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

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粮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

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敵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聲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𢙣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

所能寇邉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

鈐藝乏蹻㪊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悍

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部

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

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

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

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由

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

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由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隷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

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

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有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閲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盖所謂日省月試餼廪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窮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繼於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

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廪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茍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粮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

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
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
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
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
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
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
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
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

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

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强敵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敵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

戍干將帥既幸於揔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

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事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

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倐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

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執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

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静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比皆天賛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贄又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奏曰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軍

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勑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撿納仍以貯備軍粮為名非緣城守之絶及不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輙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邉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歳之粮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絶足固軍情去歳脤䘏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粮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勑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缺供及其

告急工聞宣旨下廹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粮既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灾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贄又請邊鎮儲粮狀奏曰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

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歳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歳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粮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宂醜匪茹寇擾淹時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絶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足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

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畆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粮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

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盜賊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絶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粮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

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敵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粮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敵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戍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

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
德宗時兩河罷兵轉運使韓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
歲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
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
洮渭各置兵二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
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
復帝善其言
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

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

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
元和九年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户寳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紇撫黨項工從之先是回紇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紇凶强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方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黨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工不聽

憲宗時宰臣李絳甞因延英論及邊事上言曰自古及今邊人與中國並雖代有衰盛强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候精明雖繫頸屈膝而亭障未甞一日弛其備也何邊人强横負力怙氣不懷恩義不践誓盟故强則寇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荒忽無常待之其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狄蕃臣復多歷年載雖實有功於國家報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厭滿其意則曰事當宜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曰効之

難圖怨辭立至故印馬益廣望價轉多無厭之心實難

為足若不如此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為患封疆寇至而

謀事則不及矣今西北兩都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盜

衣糧將無戚效歲邀官爵衣甲器械之類破官錢空有

其名部伍訓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事

志在殺敵將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候精明若

有煙塵務為力戰若無警急即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

採拾以供工命惟責程課不卹饑寒主將刻削以結內

寵不輯戎事惟濟已身今戎狄繼来婚嫁於國情實叵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至於山川要害道途險易已皆探知熟習委曲諳識脱或見利忘義因便乗間風塵暴至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纍之苦閉辟逃禍寧救驅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衛疆埸命將不足以扼寇讎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終食之間也伏望詔勅邊鎮節度俾其虛實有無少關事宜分析聞奏仍請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

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各與點閱軍中訪問事理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兵謹其殿㝡行其賞罰罪在不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如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之常制也上驚曰今邊上豈如此空虛也卿等便令點撿切爲殿最時天德軍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却割屬天德軍交割惟有十人并軍將在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罷

相遂因循舊弊

元和中左拾遺元稹論西戎表奏曰臣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盖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莱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

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
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
謹閉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
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
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為農者不教戰屯聚
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
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
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陞

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戎人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為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

其牛羊振威以擒之可也布德以懷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悈使蘇武用晁錯訪奚敬而後復河湟稱即叙哉此備戎之大畧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棊者將刼其棊必固其鼐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絶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部落瓦全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戎人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杜佑拜司徒封岐國公黨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於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内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

國家生事異域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黨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西北二陲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部方熾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

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徒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

穆宗立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畧雅州劍南節度使王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敵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栅抵棲雞城皆敵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敵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其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誇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鋭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敵

長慶四年上命李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朝廷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